

復初齋文集

復初齋文集卷第十七

大興翁方綱撰

門人候官李彥章校刊

書歸震川易圖論後

夫儒者不得已而後言說經之文爲最難至於說易則難之難者矣近世爲文者震川歸氏爲最醇其論易圖則醇之醇者矣乃愚反覆讀之其言圖爲邵子之學不欲學者從事於圖學又謂學者但求精於易不必求精於河圖也猶夫言洪範欲人詳求於洪疇之敘不必詳求於洛書也斯誠翼聖人之切論聖人復起無以易之者也然有一二語不得不附說者其曰易大傳雖不必盡出於孔氏豈無一二微言於其間此則惑於歐陽脩

之疑繫辭傳也豈得諉曰設爲或問之辭非其正文乎
卽使果出於或問有此語亦不宜筆諸簡端也然又有
其正論中不能無誤其曰帝之出入傳詳言之說卦傳
曰帝出乎震其下數句與帝出字不相連涉無所謂入
之一義明矣卽下一節萬物出乎震其下數句亦無入
義卽其末云萬物所成終而成始以終始相對爲言亦
非以出入相對爲言也萬物一節尙不能以出與入對
言而謂帝出乎震可以出與入對言乎且帝出乎震句
本非若他文出入之出也復卦陽與陰迭爲消長故云
出入无咎帝出乎震則特言之錢辛楣謂以伏羲氏當
之固其宜矣而豈可云帝出於某卦耶下云齊乎巽相

見乎離豈謂承帝言之耶不然舍八卦外又何處可下一入字耶此則歸氏之讀易未通者也又有隨筆而致誤者曰孔子刪連山歸藏而取周易此語雖與孔子從周之言相近似然不得謂之刪也夏之連山蓋已不可敬殷之歸藏則子曰吾得坤乾焉但殷制考稽而不比周易之學耳況其篇次亦無徵而豈孔子刪之乎鄭康我注禮見有周禮所未具者則曰此夏殷禮也乃歸震川聞有與周易並傳而今無其書者則曰此聖所刪也吾願學者尙慎言之

跋震川經序錄序

明西亭朱氏經序錄實秀水朱竹垞氏經義攷所本也

歸震川序稱其載諸書之序有益於經學是固然已吾嘗憾竹垞之考於諸書之序多失載其歲月使學者無以見其師承沿溯之迹夫豈西亭之序錄早已刪去其歲月歟昔嘗蓄願補竹垞經義考內諸書歲月苦所見不廣迄今未就則豈竹垞當日亦欲補歲月而未就耶抑姑聽胥鈔而莫之整理耶有明一代學者不知講攷證之學惟歸氏文頗醇與經學尚相近就其序經義者則更醇矣然此文頗有憾於唐史之論啖趙諸人又自剖經義舉王柏以下諸人夫楚望黃氏東山趙氏悉舉之猶可也舉王魯齊可乎疑唐史之論啖趙可乎昔韓文公文有起衰之力而其詩謂春秋三傳束高閣獨抱

遺經究終始請問三傳既束高閣經之終始從何得之
欲考經義者能不歎息恨韓子此言乎恨韓子此言則
歸氏此序吾有所不能然矣是以不得已而書此

書李陵答蘇武書後乾隆辛未歲暮

李陵答蘇武書後人謂非陵作又云馬遷代作今按其
文排蕩感慨與西京風氣迥別是固不待言抑又有說
者中間一段敘戰事極詳按武在匈奴十九年常與陵
往來其敗其降先後原委豈有不洞然胸中者乃必待
前書未盡如復暢所懷乎陵在匈奴雖痛漢之負已然
觀其與武飲酒自謂罪通於天及置酒賀武惟自痛不
能類武比立政等至匈奴招降陵止以再辱爲懼未

有它語豈在匈奴時反無一語及漢之過而於書中必相責望耶且陵卽怨漢不過及武帝一身與諸帝何與而乃稱引韓彭諸往事雖當盛怒然亦曾臣漢何至絕棄一至於此乎揣陵之心其將欲以此速子卿之禍歟況漢之族陵家本以誤事爲陵坐其故單于爲兵備漢故耳非因其降也今調厚誅陵以不死亦與本事相乖也此時田千秋爲丞相桑宏羊爲御史大夫霍子孟上官少叔用事霍與上官故善陵烏睹所謂妨功害能之臣盡爲萬戶侯親戚貪倂之類悉爲廊廟宰者哉況武與陵稱夙善楊惲以南山詩句貽孫會宗遂至大戮而會宗亦坐免官今連篇怨望萬里相贈其誰不知幼主

在上可爲寒心武獨不一思乎是此書必不作於西漢時若作於西漢時吾知子卿得書且投之水火泯其蹤跡必不傳至今日矣第前後布置於當日情事段段取用此正作者善以假爲真處故千年來自昭明選後鮮不以爲陵作而卒難欺諸千百世後也至以此爲司馬代之辨白此又非也子長於陵事於任益州一書痛自陳述不必再爲明白此固然已況被刑以後此事亦不復深言作李陵傳艸艸點次便止今復撰此書其意何居將示時人乎則一之爲甚不得復自招尤將以示後人乎取擬筆之書貽之千百年後信不信未可知將何益之有此一條亦併絕不待置口者或云是六朝高手

想是明眼也

書原道後

大學格物致知物非他卽明德新民也仁義道德皆明德之事也禮樂政刑皆新民之事也韓子斯文乃與人溯原暢委以旣其實也自漢以後至於唐初學者多鶩廣而不究其本是以仁義道德之實往往失之然而仁義可指也道德難名也故曰道與德爲虛位惟其爲虛位故道非原不明也其曰博愛謂仁專以仁之用言之而未澈上下表裏言之者由漢晉以來學者承師之一而功用之弗核也故曰言豈一端而已言固各有當也是以述聖經之文不及於格致蓋全篇之實際無非

格致耳自仁義道德之旨禮樂政刑之義至於宮室衣服粟米麻絲可謂盡格致之用矣格致者體於身驗於事而已矣知此則韓子斯文於格致之功思過半矣且卽以爲文之法虛實相乘與亦不得復引格致以占正位也而豈得以是爲斯文疑哉

附書原道後

昔於潮州韓祠集諸生講此篇手題於原道堂之東壁此僅論文耳其後又有書後之作然仍非敬跋於此篇也今則竊附書者蓋道備著於聖言無待於原也韓子作原道者唐承魏晉六朝後羣言蔽惑不得不原也今則六經如日中天羣言無自而疑之更無事乎原之矣

然而聖經之言道各指所歸也率性之謂一陰一陽之謂此卽各有指歸焉夫非道之無定名也與觀道者言之則各指其所之也易與中庸皆言天道人道實則徹上徹下固非二義而其得聞之者層級淺深則有間矣聖人之言有推以探原者有切以示人者卽同一對學人言而聖人曰吾道曾子曰夫子之道此雖皆非以天道言之而已有語言詳略深淺之次第矣況諸經之或就人言或就事言或就政治言或就文辭言之指歸互發者耶若因此爲虛位若有待於後人條分縷析者則不若熟翫經義各就所言以求其合一之爲得也是以研經宜知所折衷而訓釋辨證宜慎於立說易曰天下

之動貞夫一者也孟子曰夫道一而已矣千聖之傳六經之蘊後人何從而以所見質之故惟韓子原道在其時不得已而作也後學惟有善讀書善持身博聞慎言而已更不可著述以談性道也

跋笠澤叢書

讀是編者挹其高致大抵在煙波漁具筆牀茶竈間耳君子尙論則必相與觀其深處甫里先生蓋以治經自命也其最深切者春秋之學也有唐一代盛文藻而疎經術其盛文藻也則宜博綜乎三傳矣顧乃薄視三傳者何哉甫里之說最推文中子文中子固不信三傳矣又推韓晉公晉公通例有石本而不傳甫里亦未有自

著之書今見其篤守仲淹以薄三傳又在昌黎三傳束
閣語後數十年矣爲春秋學而不守三傳蓋自啖陸始
也然啖氏之書成於大歷時已在昌黎玉川之前雖其
自出已見尙不敢盡薄三傳也況於懿僖間耶後之劉
氏意林葉氏考獻日出而不窮實則抱遺經究終始舍
傳何由以證經哉卽其隱逸者流亦必以經術衷之而
況不僅以隱逸目之者乎

書蘇文忠年譜後

東坡八首序云余至黃州二年按年譜先生元豐三年
庚申二月十一日到黃州元豐四年辛酉馬正卿爲先
生請於郡守得故營地數十畝躬耕其中作東坡八章

自號東坡居士自此始第以詩序到黃州二年語核之詩中有當及春水渥之句則定是春水未渥時語若依舊說在四年辛酉春則自庚申二月到黃尚未及一年矣則東坡八首之作當在元豐五年壬戌之初春今編蘇詩者置此八詩於元豐四年恐誤也且先生集中題跋署東坡居士皆在元豐五六年以後未有於元豐四年署東坡居士者又先生詞昨夜東坡春雨足一首自注云元豐壬戌之春余躬耕於東坡築雪堂居之此尤可證東坡居士之稱當自元豐五年壬戌春始耳

書方正學先生溪喻後

右明方正學先生手書送俞子嚴文章題曰溪喻其不

曰送序而曰溪喻者以其寓義爲重也俞子嚴名恂金華人宋潛溪爲序俞氏族譜者也遜志齋集謂子嚴之心能稱其才又勉以熟乎六經則於道無所疑而於天下之事無難言者然則子嚴之爲人蓋可知矣昔孔子之歎逝者孟子之稱原泉皆以水喻學而卑與有容之義則此文益暢言之蓋爲初學者言必兼斯二者而後逢源之義備也孟子曰我善養吾浩然之氣夫是浩然者何自而來哉惟其源之所蓄者深而量之所容者大也士君子讀書致用効一官治一事莫不原於所養顧其待給者易足而其持以往者隨地有以自見至於臨大節而不可奪則倉卒之際內有弗定外有弗暇而欲

從容就義亶其難矣故夫源也者爲學之先務也且夫
師友贈處淡然卽目於溪梁之上童冠釣遊之輩皆得
援以爲侶一旦致命遂志顯以報君親幽則感鬼神可
以貫金石而勒鼎銘可以騎箕尾而比於列星夫豈人
力所能強爲哉卽此源之所素裕而已矣浙東之學自
謝船山章聘君皆發原於朱子其後若黃文獻柳待制
諸人涵肆演迤以至潛溪而先生獨合道德文章氣節
一以貫之要其根柢六經以發於事業非一日之積矣
若夫王弼州之言方先生不以書名而剛正不折之氣
流溢筆墨間是又善於論先生書者然先生之書抑又
其餘事耳

跋求忠祠記

右董文敏撰書求忠祠記爲松江書院祠方正學先生作也此文立石在萬歷三十九年文敏以翰林家居時然其中有隱約未盡者其云徐中丞之先有善安公者官僉事於浙奉詔收方氏族脫其娠婦事發斷一臂家戍保安衛語具浦城志又云僉事公於立孤事未躬閱又云復姓始末余友陳布衣能言之此於方正學先生身後事極有關係而其文乃若不欲備詳者其措詞抑揚反覆歸重於方先生傳朱子之學以爲教忠者勸此固學者所當知也然予謂不若方氏能立遺孤之事爲足快千古人心而轉不備詳則豈明末尙多忌諱不敢

暢著於碑記乎所云見浦城志者亦未知邑志果能直
書備載否矣就文敏此記繹之其云吾郡之方有亢則
必是其遺孤之賢能昌大亢宗者又云吾郡則必是寧
海方氏存一綫之遺後託於他氏而後來寄居松江有
復方姓之舉此文雖未詳言而其大概已了然矣乾隆
四十一年春奉

旨大學士九卿京堂翰詹科道等集議建文殉節諸臣
一體予諡先生賜諡忠文下至河西傭補鍋匠皆蒙旌
祠其時方綱亦得陪預闕門班末儻爾日得見此文或
能查訪浦城志詳此事本末豈不幸甚而方氏立遺孤
復姓事若有能得其確据者竟當詳錄一通以垂之藝

林不更愈於董文敏此記之含意未申者乎今正欲借
文敏此記以發潛闡幽而豈僅沾沾於董書筆法云爾
哉

跋王文成論學帖

右明王文成公與汶上路北邨論學凡四帖爲一卷路
氏曾於崇禎甲戌刻石有北邨曾孫周道跋而墨本無
之周道跋曰余曾祖大司馬公以正德甲子列鄉薦獲
爲先生門下士此卷卽司馬公守襄時所贈也其稱大
司馬者竟似北邨後掌夏官矣然按以明史表實無之
且此四帖前後二札皆已稱司馬中一札則稱郡伯而
以爲皆守襄時所贈又以宏治甲子訛爲正德然則周

道之跋未可据爲信也北邨之名卷中不著考國學題
名碑正德三年戊辰二甲五十九名進士路迎山東宛
州府東平州汶上縣人王文成年譜云正德七年壬申
先生爲考功郎中是年穆孔暉路迎同受業者是也而
先生外集賓陽堂記正是戊辰歲作其記曰傳之堂東
向曰賓陽然則北邨者迎其名傳之其字也又有答路
賓陽書一篇在癸未歲書曰郡務雖繁然民人社稷莫
非實學以賓陽才質之美行之以忠信堅其必爲聖人
之志勿爲時議所搖近名所動吾見其德日進而業日
廣矣據此書言正與是卷引仲子語相應而何以顧璘
者乃曰先生之學不必專信孔氏此何語哉先生所論

知行合一之理載在傳習錄者璘猶未之聞乎其與徐
愛論知行曰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若會得時說知
自有行在說行自有知在今人卻將知行分作兩件故
遂終身不行亦遂終身不知某今說箇知行合一正是
對病之藥又與顧璘論知行曰真知卽所以爲行不行
不足謂之知天下之學無有不行而可以言學者則學
之始固已卽是行矣是故知不行之不可以爲學則知
不行之不可以爲窮理矣知不行之不可以爲窮理則
知之行之合一並進而不可分爲兩節事矣以上諸論
皆滴骨滴髓抉聖賢言語之實際所以文成公之功業
卽文成公之學術此豈虛空以良知二字導人者哉路

周道跋首提良知謂之絕學此固不足與之辨而顧璘負一時重名乃以先生知行合一之語目爲奇論且茫不解仲子民人社稷之語意與先生引用之指歸者所謂斷章取義者而乃敢妄出瞽言謂不必專信孔氏可見主文成之學問議論本無語病其開後人妄議者皆此等不明義理之人誤贊而誤傳之自今以後凡爲孔門之徒者見此等文字宜昌言排之而路氏尙公然刻之於石閱之令人髮指今若不明白辭而闢之後來好駁新建者將有据此以爲文成之咎則卽其得罪文成所關蓋亦非細言之不慎至於如此可不戒哉

跋寓意編

寓意編一卷明都穆撰今行世刻本有都穆所撰鐵網珊瑚二十卷其第五第六兩卷標目曰寓意上寓意下則寓意似當是兩卷矣然敬讀佩文齋書畫譜采入都穆寓意編與此上一卷次第恰合而無其下一卷且據此兩卷所載書畫其上卷則每條各系收藏之家而下卷則否上卷之首標題寓意二字而下卷亦無之上卷之末云余家高祖以來好蓄名畫皆往往爲好事者所得亦不留意也味此段語意亦是收束寓意二字名篇之義則寓意編者止此一卷爲足本其下卷已後當別是一書況其下卷末載入何良俊書畫銘心錄中有嘉靖丁巳正月人日記所觀書畫事考王寵所作都穆墓

志穆卒於嘉靖四年乙酉而何良俊之撰銘心錄乃在嘉靖三十六年都穆何從而載其書乎且其下卷以下每卷皆題太僕少卿都穆之名而中間載文徵明山水則畫於嘉靖乙未又一幅畫於嘉靖戊午乙未是嘉靖十四年戊午是嘉靖二十七年皆在都穆卒後是則不特下卷非都穆所撰卽其下卷之下諸卷亦皆出後人附益今就其上一卷題曰寓意編以存都穆之舊穆之先世自丹陽遷居吳縣之南濠里蓋收藏鑒賞至穆已歷五世是以此卷多據所見錄之依然米芾周密著錄之式視刻本所目鐵網珊瑚之總帙者頗潔淨可觀中間如顏魯公爭坐位帖薛尚功鐘鼎款識帖所載亦足

資考核惟成化戊申一段成化無戊申乃是偶爾誤筆不足爲疑也

跋萬季野書說文後

季野以許叔重說文序引甄豐等校定六書謂小篆程邈作與其前謂小篆出李斯輩者不合噫其固也不聞徐楚金繫傳之言乎楚金曰按漢書李斯等作倉頡爰歷多取史籀篇而篆體復頗異然則斯等雖改史篇而程邈復同作也觀此則秦篆之非一人所作明矣且季野將以秦篆云者爲卽許氏本書之小篆乎許氏書旣是小篆矣而何以別標篆作某者至三十有四文又有曰小篆者曰秦刻石者曰秦嶧山文者此則秦篆之別

多或體又可知矣嘗綜而論之許氏說文之小篆也漢篆也李斯趙高胡毋敬程邈之小篆秦篆也漢篆未必出於一而許氏一之秦篆之不出於一則未有能一之者故許氏就所聞而記之爾季野又謂許氏改班志蕭何草隸爲草書尉律改諷書爲諷籀書疑漢時籀書九千未必盡存而謂許氏一言晦漢家之制不若班志爲可信此又述謬之見吾以爲許氏此序與班志正相發明而增一籀字之爲功大也班志曰漢興蕭何草律亦著其法曰太史試學童能諷書九千字以上乃得爲史又以六體試之課最者以爲尙書御史史書令史而許序曰秦書有八體一曰大篆二曰小篆三曰刻符四曰

蟲書五曰摹印六曰署書七曰殳書八曰隸書漢興有
草書此以上皆言書體也草書二字與上八體書相貫
不與下尉律相貫何謂改草律爲草書尉律哉此下乃
曰尉律學僅十七已上始試諷籀書九千字乃得爲史
又以八體試之郡移太史并課最者以爲尙書史尉律
者漢律篇名也正與蕭何草律語相應且季野又安得
謂漢時九千字之不盡存乎又謂時用隸書卽小篆且
無用試籀書何爲異哉斯言未有隸不本篆篆不根籀
者也況漢時史籀十五篇具存至建武時乃亡其六篇
耳此在漢書注中季野宣不知之且假若其時欲試小
篆及隸書亦當別爲科例使並熟復豈有試隸不月乃

試小篆小篆又不足乃試籀之理哉惟其時籀書九千
並在以秦漢小篆所以得形得聲之本皆可參考而
互見此許氏所以重慨於後來鄉壁虛造之不可爲也
至於八體六體之不同是所宜分析者而季野轉未有
說蓋班志以六體試學童者蕭何律也其文則依前保
氏六書言之也許序以八體試學童者漢尉律也其文
則依前秦八體言之也八體在漢前其以試學童宜矣
若六體則師古注曰古文者孔子壁中書也魯恭王餘
是景帝子先封淮陽後乃徙魯其去漢初已五六十年
蕭何草律時安得而知之哉是故六體云者特班氏從
其後而撮舉之詞與許序八體之文本不相背究之六

體之目未知始於何年而許序曰時有六書則亦非定
自甄豐矣然師古謂程邈作小篆亦作隸書是則更可
以見此注之非傳會許氏矣班志所未盡者幸得許序
以章之而後人顧致歧惑於其間抑何心歟

跋何義門校庚子銷夏記

義門老人於考證前人語極善糾正顧亦偶爾置論遂
生軒輊觀者不必因何而貶孫而愚固非周旋鄉人也
卽如張表碑義門疑爲翻本未見其蹟而疑其爲翻本
似非君子慎言之義至於張遷碑義門亦不謂重開失
真其說得之顧宣人宣人之爲此論乃因暨字訛作旣
旦二字而臆度如此實則漢人書碑者不必其盡通文

義原是當時佐隸之書耳第未知先生云失真者其所謂真是指何本今年秋予典試江寧出閨後汪生容甫來謁以所藏舊搨張遷碑殘本見眎且曰此原石也今則重刻耳予以今拓本校之毫髮無異只東里潤三字未損以爲舊搨難得則有之以爲別一石則未也十月一日歸途經東平晨起詣學宮手摹是碑石質蒼黝在吳天璽碑石之上其非重刻無疑漢碑無穿者多矣奚以疑爲歸安丁小正孝廉將以是書寄鮑君俾刻於知不足齋叢書索予跋尾因識所見應之

書金壽門續集自序後

壽門續集自序云乙巳客於澤州陳幼安學士四載相

國午亭留詠殆遍學士歎曰君鄉查翰林是吾後進免
園挾冊吾最薄之幼安名壯履澤州陳文貞公之子康
熙丁丑庶吉士官至翰林侍讀學士乙巳則雍正三年
也初白入詞館在康熙四十二年癸未故於幼安學士
得稱後進午亭公之歸也在康熙五十年辛卯初白有
題王石谷畫午亭山村之作而初白集中與午亭唱和乃
無一字及於學士今觀壽門自序述學士之言謂查翰
林免園挾冊吾最薄之者在學士之詩所詣深淺而不
得知至於壽門雖短章精妙不必以初白限之若夫大
篇可傳之作焉能企及初白而自序中輒引陳學士偶
及之語且其自序又曰吾於過去諸佛未嘗辦香蓋不

肯屈就前人如此然文章千古之事豈論先後久近哉
充是說也則杜韓蘇黃壽門亦將弗讓歟初白之詩雖
不敢比於杜韓蘇黃而其取路之正根柢之深繼往開
來近日一作家也豈可蔑視攷初白之詩終於雍正五
年是時壽門年已四十一歲樊榭已三十六歲同在杭
湖家園不遠而集中無一唱酬之作若非失於請益前
輩則豈失於汲引後賢耶學問之道以平心得師爲善
無取於各樹幟以開黨同伐異之漸此尤學人所當知
者不特丁敬身爲洗刷趙宮贊鄰雞之喁而已也夫好
惡之際甘辛之喻視乎切力學養而繫乎風氣人心可
不慎哉可不慎哉

書同人贈盧抱經南歸序卷後

右送抱經文凡七首未谷魚門爲記林汲爲說小正爲書後而石臞端林與予爲之序者也未谷爲書須友堂予亦書抱經堂而詩之未谷曰抱經之堂子不可無記方綱夙不喜爲記謂其易近於序說也顧讀魚門之記而有感於抱經之旨又讀學士所與石臞論大戴記書而願有述者夫抱經云者盧氏故事也玉川三傳束閣之意吾不敢知然以校訂諸經言之則莫若漢中郎將子幹於源流失得之故爲最深也近日秀水朱氏序錄禮記既不載三禮解詁之目而承師條下獨系之於小戴按陸氏釋文云後漢馬融盧植考諸家異同附戴聖

篇章去其繁重及所敘略而行於世卽今之禮記是也
鄭元亦依盧馬之本而注焉朱氏蓋据此文也然釋文
特指今所見禮記而言耳至於漢書所謂禮記特多回
穴者正以二戴所記襍糅未定故謂之回穴而有待於
植之考次是漢書所云禮記非釋文所謂今之禮記明
矣朱氏經義考遂於盧植禮記注下大書曰隋志十卷
唐新舊志同釋文二十卷此不特誤看隋志并似未見
新舊唐志者新舊唐志並云二十卷不云十卷也且不
觀隋志之文乎隋志曰大戴禮記十三卷漢信都王大
傳戴德撰禮記十卷漢北中郎將盧植注而其下則云
禮記二十卷漢九江太守戴聖撰鄭元注此文甚明白

蓋以卷數不同故特標禮記二字禮記者大戴記也猶之禮記鄭注下又曰禮記三十卷王肅注者云爾是則隋志所謂十卷者是植所注大戴記也新舊唐志所謂二十卷是植所注小戴記也況隋唐三志詳略出入大有指在豈得逕以十卷者目爲小戴記且誣新舊唐志亦以爲十卷也子幹上書謂前以周禮諸經發起批謬敢率愚淺謂之解詁是其於三禮皆有考訂惜今不盡傳於世而所謂合尙書章句考禮記失得以刊正碑文尤後學所宜究心參覈者而朱氏遽執日前所見以沒其諸經之功此奚可哉予因學士與石臞論是經而舉夙所見者以質之世徒知注大戴記者有後周盧辨尙

未足備君家故事也

中州文獻冊跋

武孝廉穆淳以其鄉先輩孫夏峰湯文正耿逸庵三先生手蹟屬爲題識三先生理學大儒又同在中州故爲題其冊端曰中州文獻而竊有附及者三先生之學皆以躬行實踐爲心得也非口耳詞章所能企也非議論門戶家數所能具也湯文正耿逸庵之學皆本於夏峰夏峰之學初未嘗不溯原於姚江然而理蘊見於行事直造聖賢之詣初不斷斷然以姚江之學自命也不以朱陸異同立畛界也中州正學發原於二程子至夏峰而知行合一之旨著矣至潛庵逸庵而實際見諸事爲

矣此何非經義之所闡述乎經學卽理學也理學卽修
己治人之學也後來知究心理路者必欲判尊德性
道問學爲二事其爲姚江良知之說者必以誠意居致
知之前反輕議朱子以爲復古甚至考經義者必欲辨
二程之未嘗受學於周元公且以程朱皆有涉於二氏
不思朱子於易雖有過信邵子先天方位之處然視王
韓之淪於虛無何如哉周子太極圖說擬諸形容正復
何害而必謂太極圖出於陳希夷不思二五之精妙合
而凝與無極而太極初無二理此等遺議皆自生支蔓
豈說經之正乎此皆嗜瑣嗜博而不驗諸實得者安得
盡舉世之矜言博辨漸致畔於程朱者胥以此三先生

之實學實行牖其歧說俾以端趨向豈惟中州文獻俎豆不祧亦實世道人心之大閑也夫

跋王若林自書耘渠續稿序

右王耘渠續藁序若林手書後戊申歲若林生於康熙七年戊申至是雍正六年戊申年六十一是其由吏部郎請告歸之後二年在惠山時作也金壇王氏並以時藝名家耘渠最善其晚年續藁更有進其法密而氣醇宜有以發其微妙之詣而茲序顧略焉第以嗜耘渠文與耘渠嗜其書相較言之先生竟自以爲其書足當耘渠文耶耘渠時藝不特在金壇王氏推爲師長卽在國朝諸名家雖氣度或遜前哲而精詣過之後有作者

未之能或先也至若林之書惟篆法不苟而偏於瘦細
愚有詳說至於正書學率更而未能入率更之室晚年
自命學褚而益失褚法尙不及行書之學米恐未能與
耘渠文可並論也昔在濟宣拜謁曾子祠祠碑方望溪
文虛舟書方綱輒心慕焉題名於石後已倩工將鐫矣
乃讀方先生文仰贊宗聖數語恐涉後人臆揣之末見
而先生又自書於碑陰自謂用褚法慮觀者忽之於是
語工且勿鐫蓋實見此文并書而爲之惶然弗敢安也
若耘渠之時藝雖不能越出古人而視方先生之爲曾
祠碑記豈不尙稍愈乎

書曹抑堂墓表後

新安程魚門編修宣城袁實堂孝廉皆與山陽曹抑堂
友善抑堂歿而無嗣二君哀之各爲文以貽淮人俾伐
石刻其墓道吾讀二君之文而重哀之乾隆己卯予與
武進錢茶山侍郎同典江西省試抑堂時宰彭澤分校
毛詩卷山陰平確齋分校尙書卷確齋抑堂皆茶山門
人以晨夕謁見茶山故與予最款洽確齋則甫由庶常
散館出宰金谿每話及同館事輒泫然涕出而抑堂與
予夙不相識其與予論文相得復不減確齋之摯而有
味也茶山以請假旋里先發章江予後三日始行而確
齋抑堂獨遠送至十里外乃別其後五年予奉使廣東
道出南昌江右諸邑宰皆出迎於江岸見確齋而不見

抑堂矣又後七年而廣信曾生正本抑堂門人也謁選得廣東信宜縣語予曰訪曹師於其里惟一女在爾相與惻然者久之憶己卯在闈中每夜分閱卷稍隙與茶山聯句則確齊抑堂必與焉抑齋一號繹堂今聯句諸藁尙在予篋而惜其平日之文予未嘗一寓目也然二君墓表皆援周白民爲比顧不知白民身後有此微婉頓挫之文表於墓道者否則二君或可破涕爲笑乎

書二學人傳後

右二學人傳新安程魚門編修爲海寧陳竹厂興化顧文子作也予識竹厂十年識文子五年文子舉順天鄉試出予門人吳學齋之門故於予得稱門人而予皆以

老友敬之二君皆博學善攷核文子熟於諸經注疏竹
厂精研大戴禮記及六書金石之學文子每來予家危
坐莊論持先後鄭說侃侃不少假借而竹厂每得一善
本書一舊拓碑帖則持來欣賞狂叫或相與指摘瓊豐
酒闌燭燼經夕不寐而無倦色二君之歿也有徵其遺
文將彙刻之者予與程魚門丁小疋殫力搜採十不得
其一二蓋竹厂館永清被火而文子旅櫬發天津無有
收拾之者良可悲也予所見者竹厂鋪鍾辨一篇武成
日月表一篇校劉劭人物志并跋一篇武成日月表尙
其未定艸也又論蘇詩鰕魚行一條在予蘇詩補注卷
丙文子簣辨一篇小學三變一篇如是而已悲夫竹厂

善分隸學魯峻碑所著隸釋又續若干卷嘗爲予言之而未及成書而聞二君皆有子能繼其父志故書此以俟之

書孝女割股帖後

安邑宋生芝山以乃祖野柏先生所書孝女割股傳冊子來屬題而芝山之師南洲沈君自述母氏紀太宜人割股療外王母疾顛末使人不忍卒讀讀者猶不忍則述者之心痛可知矣宋生因爲予言沈君與其先人交誼之篤蒞官之廉介縷縷數十百言而予方讀是文心怦怦驚悸起立未及筆其語於槧也越數日欲以其語書後馳片紙叩之則宋生臥病不能舉筆但云沈先生

人或竊議之其如秦碑何哉夫許氏參取古籀其大小相生損益相滋之故雖巧算不能得而知而周秦既無專家之書其可見者惟許氏而已雖謂六書之原具在許氏之書奚不可也許氏之引經或與今本不同然果由制字之所以然而上溯之誠有以見聖人之用心者橫直點畫無非教也沿波以討源可以靡所不極而其要則在於闕疑予嘗慨常熟毛氏傳習之本多所沿誤而著六書測原五卷蓋無一字不本許氏之說推而上之而其目曰存是曰正誤曰考異曰存疑必兼此四者而後可以究其原六藝之道同歸而已矣

書徐節母事略

吳人徐君明理以其母殷苦節事徵詩文俾予書於其冊予觀王明所爲事略者謂在古爲庸行而在今爲奇節此未足以推闡孝子之用心也夫詩三百獨柏舟一篇以節見者何哉其詞真摯足自伸於千古耳今之苦節乞詩文於人者其文若詩皆鋪敘浮藻於其人尙未肖曾何足以伸其精靈於後乎然則傳之不遠者在於言之不文所以不文者病於無實不推原乎此而輕量乎彼者非也且以十年爲婦之勞瘁今則壽康矣五齡鞠育之荼苦今則褒顯矣此數十年歷風霜貫金石之精神一燈熒然惟天日鑒之誰得有此奇筆使紙上皆庚庚起立徒使徐君淚注江流此段淒然聲影長留於

天地耳故予每作節母詩文輒泚汗不敢下筆惟自慙
無學而已第使一遇歸熙甫作尋常壽母文便令人百
讀不厭又何況苦節孝慈如是者耶附書於冊以質諸
當世之有道而能文者

書湛園未定藁

嘗聞方望溪以其文質諸李穆堂穆堂笑其未通望溪
愕然穆堂指其首句吾桐云桐江桐廬皆可稱乎望溪
爲折服乃今讀姜湛園之文有甚於此周櫟園河南祥
符人官江南布政使而其墓志云卒於江寧之里第豈
有官廨可稱里第者乎此不更謬於桐城縣人之稱吾
桐乎志其人之生平而云某科進士者不知其何世云

卒年若干不知其爲何歲徒以詞氣若效史遷而目爲古文可乎望溪於經傳攷訂雖未深然以文論豈遜姜湛園耶每見近人論古文或薄望溪而未有議湛園者書此以當箴記非敢漫議前輩也

答趙寅永

易有聖人之道四焉雖分四層說其實仍一理而已辭與變雖分然變卽辭之變也象與占雖分然占卽象之占也蓋抽出詳言不得不申析爲四而實出一源耳易固爲卜筮而作辭象變占亦皆卜筮之用而天地間理氣事物無不該貫其中其實易固無所謂例也自學者仰測之則若有例可揣尋者耳卽如易有太極太極生

兩儀四象八卦雖若有分合先後次第而其實亦只一理也太極是從兩儀未判之初原自渾淪無迹象可求則毛西河謂太極無所謂圖者又何嘗不是乎自濂溪周子作太極圖說亦就其理指其原始既有先儒如此次第仰測爲之擬諸形容亦不必別援陳希夷之說疑爲別傳此皆後人好生議論轉若致生歧說者非平心說經之正也今日讀易惟應翫辭精究傳注研審指歸以求聖人教人寡過之旨至於利用崇德窮神知化聖人尙謂過此以往未之或知後之學者焉得而仰窺之今之學者嗜異鶩博旁究荀虞又或旁及种放劉牧諸家不過欲與程朱立異耳善學者於經義應研究處不

知逐條審訂而轉斷斷惟此等圖說之是辨甚無謂也
是以因來書而附及之

跋林和靖集

和靖集今所見惟此長洲吳氏校刊本也而青箱雜記
云景祐初和靖尙無恙范文正贈和靖詩有巢由不願
仕之句和靖生於乾德五年丁卯而青箱雜記云景祐
初尙無恙則舊傳和靖卒於天聖六年戊辰者未之詳
攷也蘇詩我不識君嘗夢見坡公生於景祐三年丙子
則景祐初元和靖尙在亦可信也又有西湖紀逸一卷
又後邨詩語所載和靖逸句亦皆不在此刻而省心餘
一卷以永樂大典所錄詳攷之實宋初直敘文閣李邦

獻撰蓋在宋初臨安刊本題爲林和靖撰或又因和靖之號誤爲尹和靖撰皆非其實耳

書方忠文公憶釣舟詩艸

方忠文公正學先生自書憶釣舟七律寸外大行艸後書洪武丙子二月廿四日方某絹本粵東順德人家毀古屋於壁中得之蓋先生殉節時有人藏諸壁今四百年矣葉農部裝冊屬題不特非品題詩翰之比抑且仰贊忠節猶不足以盡之方綱則因見壁藏此蹟而敬有附記者嘗見董文敏作松江書院求忠詞記云有徐公善安者於浙官僉事奉詔收方氏族脫其娠婦事發斷一臂家戍保安衛語具浦城志又云僉事公於立孤事

未躬閱又云復姓始末予友陳布衣能言之此段於方先生身後事大有關係而其文乃若隱約未盡者則豈明末尙多忌諱不敢詳著乎所云見浦城志者亦未知邑志果能直書備載否也文敏記又云吾郡之方有亢則必是其遺孤之賢能昌大亢宗者其云復姓又云吾郡則是寧海方氏存一綫之遺孤託於他氏而後來寄居松江有復方姓之舉董記雖未具詳而大局已了然矣乾隆四十一年春奉

旨大學士九卿京堂翰詹科道等集議建文殉節諸臣一體予諡方先生得

賜諡曰忠文下至河西傭補鍋匠皆蒙旌祀其時方綱

亦得陪預闕明集議班末若爾時得見董記或能查訪
浦城志詳此事本末豈不幸甚而方氏遺孤復姓事如
能核其實據者竟當詳錄一通垂之藝林不更愈於董
記之含意未申者耶是以見此墨蹟敬書於後俾觀者
共知之豈僅題識鑒藏云爾乎

復初齋文集卷第十八

大興翁方綱撰

門人候官李彥章校刊

跋宋槧艸堂詩箋

此本雖題建安蔡夢弼草堂詩箋而卷前闕其序且卷前題云魯豈編次而卷內又有魯豈曰至於詩注之語或稱杜公又或稱甫其每卷之首或稱增脩又或稱集諸家此蓋南宋末坊賈之所爲也至若義鶻行謂指回紇言茅屋爲秋風所破歌謂譏明皇肅宗諸如此類荒謬可笑者甚多又多譌造東坡之說誠有如陳直齋書錄解題之所訶者然其間如第二十卷內暫如新津縣四首第廿一卷暫如青城縣五首之類則是杜公原本

如此今已久爲注本所刪而此尙幸存又如第一卷內
過朱員外舊莊二首右二篇歲月莫可攷此猶見舊本
闕慎之義而諸家注本皆刪去之是則雖南宋書坊妄
輯之本而尙足爲考見古本之一助爾

又跋杜工部草堂詩箋

注杜詩者以魯豈黃鶴並稱魯在黃前而宋槧本絕少
此本卷前題云嘉興魯豈編次建安蔡夢弼會箋目錄
前闕其原序攷黃鶴補注頗採魯豈本之說此蔡夢弼
會箋者卽豈編次之本蓋成於嘉泰甲子在黃鶴注本
之前十有二年也卷內標舉杜公某年某地所作頗具
節次如第二十一卷內暫如蜀州青城縣五首

寄陶王
二少尹

寄高蜀州適野望過常
少仙丈人山寄杜位暫如蜀州新律題三首
陪李七司馬皂江上

觀造竹橋觀作核
成李司馬橋了此五首又三首之另起總題是原本

所有而後來諸本皆刪去之矣又如第一卷內過宋員外之問舊莊夜宴左氏莊云右二篇莫可攷姑因次之此二首不系歲月亦見舊本闕慎之義今所行注本亦皆刪去也足見南宋時尙存杜詩原本之遺而今皆不可問矣

書王文簡五七言詩鈔後

西溟序云七言詩去三百篇已遠可以極作者之才思義不主於一格故鈔及宋元諸家此言非也王文簡此鈔七言及於宋元諸家者以時代之變才傑之出非專

舉唐人可以盡之不比五言從來者遠可以止於唐耳
蓋此鈔七言之意如此也若果其於七言也唐則及於
張王元白朱元則及誠齋廉夫之徒斯謂之不主一格
矣今文簡自撰凡例曰七言大旨以杜爲宗唐宋以來
蓋學杜者則取之非謂古今七言之變遂盡於此詳哉
其言之矣西溟旣爲此書作序豈未嘗一觀其自撰凡
例邪大約凡爲一書不當使他人爲序又狃於其文之
擅名者以爲之序而實於本書無所發明徒滋障礙而
已不若自撰凡例之明白無疑耳

書張燕公詩後

東壁圖書府東壁人所共知也西園翰墨林西園則無

定說或引魏文帝芙蓉池詩逍遙步西園則似與翰墨
林義不相涉者此當引沈休文詩西園遊上才而沈句
之西園則本於魏文帝逍遙步西園之句耳此則詞場
祖述或原或委之理今之學者鹵莽不思非一日矣卽
此一條足見其概

書杜少陵李潮八分小篆歌後

秀水朱竹垞詩云開元君臣雖具體邊幅漸整趨肥癡
此二語卽少陵是詩注腳也蓋惟其時分隸皆趨於肥
是以少陵品書以瘦硬爲主也然少陵於漢獨舉中郎
而於唐兼舉韓蔡是三家者於分隸肥乎瘦乎韓蔡諸
碑今尙有存者亦開寶時格耳未可以云瘦硬至於中

郎洪文惠嘗駁諸家之傳會矣予以西岳劉熊夏承諸碑攷之其目爲中郎者皆非無據惟范巨卿碑在中郎歿後四十三年而李嗣真書品所云蔡公諸體惟范巨卿碑冠絕古今者蓋指學蔡體者耳非目爲蔡書也是數碑者筆勢皆相合蓋未始不以肥爲貴也且予以歐陽率更房彥謙碑印證范碑筆意知唐人於是碑最所俎豆稟承者蓋唐隸之根本全在於中郎一人無疑也苦縣光和云者不知所指何碑趙明誠金石錄謂卽延熹八年老子銘是也婁彥發云於時陳相邊韶演而爲銘金石錄云舊傳蔡邕文并書蓋杜甫苦縣光和之句啟之周越書苑遂以爲韶撰文而邕書初無所据也今

以洪婁二書驗之洪不著其字體婁雖著其字而其果
爲骨立與否未可知也或者疑爲二碑遂以苦縣指此
碑光和指石經或又以樊毅西岳碑實之又皆非也愚
意所指之碑必蔡碑中之最瘦硬者也愚嘗研極兩漢
金石之文矣瘦硬莫如禮器碑而杜不言者杜固曰秦
有李斯漢蔡邕中間作者絕不聞予初讀此句以爲杜
亦習沿時人之指抹掇兩漢諸人而惟中郎之是尊耳
今乃知非也杜蓋深惜夫兩漢書家姓名之弗傳而其
烜赫當時傳於後世者惟一蔡中郎耳故曰絕不聞者
難之也非薄之也兩漢作者有聞於後惟一中郎而中
郎書體百變其間近於瘦硬者惟一苦縣光和碑耳故

曰尙骨立尙者僅詞亦難之非誇之也若夫韓尙書蔡
騎曹則當時所稱爲八分家耳故曰開元以來數八分
數者在當時不得不數之於是奄有二子者在李潮耳
杜公之言蓋極矜慎分寸出之而豈言大以夸者哉宋
朱新仲倚覺寮雜記引此詩作骨力則是嘉尙之尙矣
毋論不得杜意抑且與貴字相犯也子因讀是詩而得
唐人書學之脈又以知杜公之立言不苟焉至東坡墨
妙亭詩亦非與杜立異者予別有說詳之

書杜少陵李潮八分小篆歌後二

或謂子以杜意舉中郎及韓蔡皆難之之辭則何解於
贈顧誠奢之篇耶曰此二篇用意蓋亦微有不同蓋八

分小篆歌探原委而言之固自立言不苟非專推李蔡也乃敘述此事上下古今之作者也至於送顧誠奢則曰中郎石經後八分蓋顓頊顧侯運鑪錘筆力破餘地此蓋以贊美顧文學爲主而亟稱其筆力也唐人分隸蓋全得漢人筋力是以於李潮則曰盤拏屈強於顧誠奢則曰韓蔡同鼎鼐鼐鼐乃作力之意亦以筆力言之也唐人得力旣全在此而中郎石經尤其精力所在是以特舉此提唱言之而魏晉六朝以來多孱弱不振之作故曰顓頊也專以筆力爲立言之所主則姑未暇論肥瘦矣此其指歸不同也且其送顧多以入直進御言之故元宗妙其書又曰御札早流傳是豈與上下千年

探原反本者同語耶此不當援送顧之作以詰李潮之
歌明矣

書韓子龜山操後

琴操夫子之詞曰子欲望魯兮龜山蔽之手無斧柯柰
龜山何夫曰斧柯則伐山也伐山聖人之志歟非志也
不得已也夫擬是操者第欲傳其不得已之衷已矣然
則必如之何而後得已乎曰其無爲所奄也斯可以已
爾然則必如何而可弗爲所奄也曰歸輔斯可乎或曰
余伍余輔文相應歟曰非也輔誠也伍設也知伍之設
云也則知隙之亦設云爾旣奄矣安得而不隙故曰不
得已也豈惟隙之非實也固曰念奄之不克終也故以

歸輔結之此聖人所未盡言而韓子補之也知將墮者恨之也其作如者非也嗟余歸輔者冀之也其謂當作歸余者則直致不成說矣因近日讀韓諸家有執方崧卿本者故疏而辨之嗟余歸輔沈頓之極歸輔二字若力注下大失古樂府渾古之意

書李義山贈杜司勳詩後

義山詩杜牧司勳一首或謂因李德裕貶死崖州而作以韋丹有碑致慨衛公之相業埋沒此說非也李德裕滑州有德政碑大和六年所立也其人其事何嘗湮沒乎此不得以韋丹有碑相形者也作義山年譜者又据大中三年杜牧撰韋丹事因以杜牧之爲司勳員外郎

系於大中三年愚按此詩義山自注云時奉詔撰韋碑則韋碑旣大中三年立即此詩爲大中三年作明矣但漢江羊祜碑一層則未有解者据年譜大中三年商隱還京選爲盩厔尉其還京在是年之某月未有明文而上年因鄭亞貶死義山自桂管歷長沙荆門北上其途經江漢蓋在二年三年之間不能確指其時日矣旣此詩云清秋一首杜秋詩此所謂清秋者安知非追說大中二年之秋乎則牧之爲司勳未可執爲必在三年矣詳此詩意明是義山身經漢水之上憑弔羊叔子峴首之碑因近援時事羨韋丹之碑爲牧之所撰耳前半遠引梁之江總故結處復引晉之羊祜此主客顧盼一定

之章法也然此篇之歸宿初不在此蓋通首之意是因贈杜而及於韋碑非因韋碑而懷杜也若云因韋碑而他有所觸以譏憤時事則更去之遠矣杜秋一句是通篇之竅卻江總乃其巧合處韋丹特其借證處而結二句與前八句相連唱嘆以爲杜之文詞不朽者是也而必刻求於撰碑乎江總在南朝固詞客也而總持二字則具皈依妙教之義此所以上合杜秋下歸心鐵也一歎字捲盡杜秋一篇矣

跋義山重過聖女祠詩後

昨聞治泉說何義門校本義山重過聖女祠詩第七句會此應作曾此乍聞之似乎曾此二字文法較順乃合

通首體味之而知其不然也因憶前人論此詩第三句
謂夢雨與飄瓦不合遂欲改爲猛雨者此大謬也彼豈
真以夢雨用陽臺事飄瓦用昆陽事邪不知夢字非用
古事正是義山自夢耳義山自夢則迷離幻景卽飄字
何礙乎不字與常字自作開合此本聯之呼吸也常字
不字與第二句得字又自作開合此則前半篇之大呼
吸也無定所未移時則又得字之搖曳推宕也通仙籍
問紫芝則又得字之眉後三紋也會字憶字則靈風夢
雨倒捲出之蓋不滿之風不必致憾而常飄之雨端有
可徵矣第三句夢字到第七句之會字而後圓耳義門
老人不知詩無害其爲校讐之學然亦見凡校讐家之

不應輕以私意改字矣

跋山谷竹枝詞

山谷竹枝詞入箐攀天猿掉頭任天社注於箐字無音義按集韻蒼竹名或作箐干羊切其讀去聲者倉甸切張竹弓弩曰箐非竹叢之義矣今詩家皆作深林密箐用之山谷此字既不知所從來而今之爲詩者輒相承以去聲讀之豈可遂爲典據乎

跋李雁湖注王半山詩二首

宋本王半山詩注卷一之三卷十五之十八卷廿三之廿九卷四十五之四十七每卷有庚寅增注又注中每較近日刻本多數條者蓋近日刻本從華山馬氏所藏

元刻本翻出馬所藏非足本耳陳直齋書錄解題云注
荆公集五十卷參政眉山李壁句章撰謫居臨川時所
爲也助之者曾極景建魏鶴山爲作序庚寅是紹定三
年鴈湖已前八年卒則增注者其卽景建歟鶴山序稱
石林嘗參預大政今以洞霄之祿里居此序在嘉定七
年則鴈湖居臨川亦不甚久其酬景建云新有千絲明
曉鏡舊無一畫簪宵衣蓋居臨川所作也

乾隆戊戌秋海鹽張明經芑堂燕昌語予曾於杭州見
朱槩李鴈湖注王半山詩卷一之三卷十五之十八卷
二十三之二十九卷四十五之四十七每卷有庚寅增
注又注中每有較近日刻本多出數條者并以篋中所

鈔魏鶴山序見示後二年庚子秋同年廬抱經學士來
都則抱經所見與芑堂同因乞抱經寄其本來假鈔之
又後二年壬寅春抱經主講席於晉陽馳書於杭取其
寫本至京予得借錄此十七卷因檢杭堇浦詩集有集
奚氏翠玲瓏館適有以宋槧李鴈湖王荊公詩注殘本
求售者云云乃知此是足本之殘者也然堇浦抱經芑
堂皆不著其板本鏤式及所開雕之郡邑歲月而此宋
槧本之今在誰氏家亦莫可攷也予昔年得宋槧施注
蘇詩今得借鈔李注王詩皆宋本之未經後人刪亂者
而又皆是殘本事之相合固有如此者哉因錄而精校
之與張氏刻本同裝於篋

吳槎客曰海鹽張氏所藏半
山詩注乃元劉辰翁節本非

雁湖原本也嘗見鮑氏知不足齋所藏宋槧半部每卷後有庚寅補注

跋渠陽詩注卷

渠陽山名魏公以名其集又著有渠陽雜鈔而此渠陽詩注之刻今竟無傳本若非此卷則王公德文之注與其裔孫惟之付梓不幾湮沒於後世耶王氏注渠陽詩歲月不可攷今觀魏公手札有鶴山書院印則理宗賜以御書唐人嚴武詩三十八字及鶴山書院四大字在紹定末年此札蓋在紹定端平間爲先生晚歲之筆矣倘得王氏此注遺帙尙在人間以此三札刻於卷尾豈不快歟姑識此以俟之後有明賢四跋吳王二公人所知也李傑字世賢嘗熟人成化丙戌進士選庶吉士授

編修官至禮部尚書徐源字仲山別號椒園道人
家於吳長洲尹山之瓜涇故以瓜涇自號成化乙未進士官
至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山東有瓜涇集二卷予昔
於壬辰夏得吳匏庵手跡一幅與友人言瓜涇請歸事
而適買得瓜涇集舊本今乃題此卷而及之信亦有緣
也耶

跋梅磻詩話二首

梅磻詩話三卷宋末吳興韋居安撰厲樊榭宋詩紀事
載其景定壬戌一詩卽從此卷得之也樊榭云韋宋末
進士司糾三衢今据此書自敘甲戌至丙子皆在三衢
是咸淳十年至德祐二年也此內又据胡澹庵瀟湘夜

兩圖至辛巳歲歸於茗溪趙子昂辛巳是至元十八年
子昂年二十八想子昂尙及見此人也壬戌是景定三
年又在此前二十年則韋之入元年已老矣此書蓋撰
於元世祖至元年間而其字號及全集皆已湮沒不傳
樊榭僅於四明范氏天一閣借鈔此冊也世間知者罕
矣今得歸於梧門詩龕屬予爲識其大略於卷端珍惜
珍惜

此書置案頭月餘病中未得細檢也今日偶閱樊榭自
識內有校改宋賢名字一條因檢卷中沈寓山扇工詩
事出於陳直齋吳興氏族志而樊榭宋詩紀事旣全載
此詩乃獨遺韓無咎王粲班姬二句且於陳直齋所著

書亦不載吳興氏族志一種樊榭最熟於南宋諸家之著述且此二事皆有資藝林攷訂者樊榭旣得此書而失於編載者何歟陳直齋卽趙子昂所與品蘭亭者韓無咎卽與陸放翁同踏雪登焦山者子曾見其石刻無咎確是無字正與此鈔本合不必疑鈔本之作無而改爲无矣獨檢此一條有關補正之功如此

跋明賢繡毬花卷

明人詠白繡毬花詩凡十九人江夏郭美命首唱而王元美書其少年舊作蓋書此時亦已老矣七子之徒吳明卿最享眉壽此內有甌顰洞叟手蹟亦其晚年所作張伯起一幅後又有不著名氏一幅予諦審亦伯起筆

也方康侯隆慶元年舉人此蹟蓋在明神宗之十幾年間美命方爲翰林時故用文學侍從印也予藏明人諸帖後有康侯手題則在其晚年時耳卽此偶詠一花而明人前後詩派之大端略見於此予爲此詩亦竊取坡公前輩徐庾之義也

跋藤花詩卷二首

吏部署麗藤花明宏治六年癸丑吳文定手植也後三十六年爲嘉靖己丑徐崦西少宰賦二律同時諸公屬和成卷後十年己亥陸包山爲補圖於前此卷後歸陳百史又歸定州郝雪海中丞在郝氏家數世矣今鐵香太守購得之感惜珍重之意倍於陳郝攜至都門屬予

爲題記並錄文定詩及王漁洋湯西厓詩於後去文定
植藤花時恰三百年也乾隆癸丑冬十月朔鐵香旣屬
予題藤花詩畫卷明日復來云聞都城劉石庵冢宰有
此詠欲予求石庵書之及石庵詩來有不知妙繪今何
在之句叩之則云程莘田閣老詩中記此事也因於門
人馮魚山戶部處求得其稿亦以贈鐵香將裱爲合軸
也莘田詩自注云王守溪曾令陸包山作圖予考王文
格卒於嘉靖三年甲申徐文敏官少宰賦此二詩乃在
八年己丑而包山作圖又在其後十年其不出於守谿
可知不知莘田詩注何所本也莘田此詩旣已龕石於
銓曹壁若非此卷爲之證據將使此詩此畫遂致傳訛

此又不可不著者也

跋徐昌穀詩

昌穀五言效何遜云暗牖通新燭虛堂聞落釵竹垞明詩綜改云虛堂響落釵蓋竹垞以聞字平直不及響字有神致故改之然則竹垞先生竟不喻詩理矣此句神理全在一聞字題云效何遜詠倡家此則詠者之辭故曰聞也若云響則裝點之詞於詠事之妙全不合矣且以音節論之此句亦必不應第三字用仄也或曰上句暗牖通新燭通字既平則此對句自應仄矣予曰此卽竹垞改響字之意也五言詩音節全在第三字而此詩第二句第六句皆於對句第三字用仄矣至其第八句

第三字之用仄則於收處特以拗勁出之所以第四句之第三字當仄而平此則詩之理也若於此句用響字則將置收處第三字之仄於何地乎況此詩前四句若相諧後四句亦若相諧而中間第四句與第五句不相粘聯此齊梁之格也惟其第八句於後半幅相諧之中故作拗勁以見收束音節所以第四句亦於前半幅相諧之中當仄而平此乃詩之理也愚豈敢妄目竹垞爲不知詩理然此一字則實不得不論者也

跋邊華泉集

邊華泉詩集漁洋先生嘗爲選刻蓋卽此慈仁寺所購本也先生此詩漁洋集戊戌稿中不載其自題曰轅里

後學者蓋深以六義之脈引爲己任而其詩曰淵源開
歷下又曰四傑誰前後於先河後海之義三致意矣華
泉以絕句抗衡諸家其西園絕句云庭際何所有有萱
復有芋自聞秋雨聲不種芭蕉樹特偶然佇興之作所
以意在象表也王元美之論固未足據而趙秋谷從而
甚之不知元美改本尙有滴字未失原句神理秋谷所
改則直似不知詩者矣朱竹垞亦援維摩詰經身如芭
蕉樹語則論者豈不應息喙邪然竹垞於華泉絕句尙
未能盡其妙耳

跋邊仲子詩

邊華泉宏治九年丙辰進士本傳云年二十舉於鄉而

詩選小傳云賜冠舉進士則其鄉舉在宏治八年乙卯也據此華泉蓋生於成化十二年丙申然華泉集後序在嘉靖十七年戊戌而曰華泉歿三年矣則是華泉卒於嘉靖十四年乙未年六十也若依明詩選小傳云卒年五十七則與賜冠舉進士之語不合矣恐小傳之誤也邊仲子睡足軒詩成於其七十之年當在明神宗時矣徐東癡手記於此稿在順治十四年丁酉漁洋手記不著歲月所謂癸亥者是康熙二十二年官國子祭酒時其刻邊仲子詩則三十九年庚辰官刑部尙書時又在此手記之後矣此內漁洋手批圈存者凡五十七首而刻本四十八首其與此同者四十三首耳中間字句

多出漁洋手定者亦可以悟詩法也此冊是仲子年七十時館於孫氏家所手錄者卽所謂睡足軒詩也或題其冊首曰華泉詩原艸乃誤以仲子詩爲華泉詩耳冊內紅筆皆是漁洋先生手蹟其墨筆評識處則出於東甌也漁洋嘗說東甌書法出於永興蓋與漁洋書皆不免稍弱耳東甌初名元善字長公故此冊前題自稱善按云漁洋論詩絕句專取邊仲子林雨忽沾衣一句今見此原艸則仲子手蹟原是疎雨忽沾衣林字是漁洋改定也然究以原本疎字爲是

續禪智唱和集跋

王文簡旣去揚之百有十年吾蘊山來爲守越二年乃

以暇日訪蘇詩石刻於禪智拓本寄予京師予爲和作
并跋以寄蘊山蘊山合諸和作爲卷而以運使朱公詩
并十詩同勒於石爲續禪智唱和集予考文簡以順治
庚子至揚康熙乙巳內遷其訪禪智詩刻在辛丑而成
之則在乙巳所謂禪智唱和集者乃乙巳內遷時七月
將登舟諸名士祖餞之作初名禪智錄別詩者也今蘊
山亦奏最入 觀邦上諸君送別之情當亦同之而都
門有子與芝岩先已裝軸相待此則文簡當日所無也
爰盡錄文簡是集中有關禪智之作於卷而次其答碩
公二絕韻先邀芝岩和之

書查初白中山尼詩後

予昔嘗與上海陸耳山論及初白此詩耳山亦以爲此詩不必作也然予雖心識之而未有實證今來山東詳攷之乃知其非實也漁洋集中有不得荔裳妻孥消息詩在康熙十九年庚申之春而荔裳歿於京師在十三年甲寅吾鄉王侍郎景曾爲宋公撰墓志云公北上時眷屬數十口在蜀中瀕於死者屢矣卒獲保全得歸無一散失者蓋在公歿八年之後則漁洋作此詩時尚未之知也初白此詩乃作於二十一年壬戌則正是宋公家屬南北歸時而宋公行略云女一適廩生王成命皆其全家歸後之事與初白所敘不相應矣惜耳山已逝不及聞此語而益見文士隨所見聞率爾落筆者爲可

戒也初白詩近日頗熟人口慮其派傳既久遂成荔裳身後一大憾事故不得不詳攷而具著之

書李石桐重訂主客圖後二首

高密李君所撰重訂主客圖大意以學詩當先學五律而後及於七律其述嚴滄浪謂七言難於五言又譏今人專務七律而不知五律此皆中窾之言也然請先學步而後趨以見當從五律入門則非也五律雖較七律少二字似易於成句平然其精詣正復何減七律故不能知五古之上下源流者未有能爲五律者也且先以五言古詩論之五言古詩漢魏以上區爲高格唐宋以下區爲變格此非知言者也且如漁洋之五律卽遜於

其七律何者漁洋先生胸中固已界劃漢魏以上唐宋已下五古爲二派矣其於五古所見如此宜其五律之不能造微也豈惟漁洋哉今欲精選五律在唐則杜公而外有幾人哉惟義山樊川耳李君之爲是選也其言曰取晚唐之近於中唐者此一語已走樣矣夫中唐十子之五律皆已漸卽於平弱矣而何晚唐近中唐之足云哉不曰取唐人之近杜者而曰取晚之近中者適見其中無主見而已吾則謂義山樊川二家五律初不襲杜而能造其微處故自盛唐諸家而後七律尙多名篇而五律漸少矣張王自當以其樂府爲主而今乃取其五律此則非持平之論矣至於宋賢東坡山谷放翁亦

五律稍減於七律遺山以下則更無五律惟虞道園有
數首耳近日所謂南施北宋者宋固不足論施愚山七
言實無足取而五言尙或近似者正以其易於藏匿乎
學者豈得因易見而先攻之乎若人皆準李君是言皆
務五律之易成而競效之則其弊較世之務爲七律者
不更甚乎此或在偶然一家專力五言未爲不可然亦
當從五古精熟上下門逕而後五律不致率易此亦非
可以概通才學古之大凡矣吾則謂學詩者宜先博取
七言引伸氣格推蕩才筆既有成局而再斂之以入五
言則必不肯苟落筆矣卽如學正楷必先從寸外大楷
寫定而後細入蠅楷亦卽此一理耳

卽以五律言之以唐賢五律言之自當以右丞爲主知以右丞爲主矣然後知以少陵爲主此二語者則已發其大凡矣何爲先右丞也曰右丞千古五律之正則也然則少陵其稍變者乎非也右丞五律玉色金聲千古無出其右者然而天地之元氣至杜而其祕乃盡發耳且如一題之作拓爲數篇非杜不能也開合起伏之章法非杜莫備也只此二家而五律盡矣五言古詩亦以右丞開先而少陵繼之自三百篇而下二雅三頌之復作也舍是其焉歸哉雖謂古今五言詩至此而臻至極何不可也然而北征後之有南山也有白之悟真寺也有小杜之杜秋詩也天地間文字之必不可無者則五

律亦當繼右丞少陵而續選之吾則實不敢多說矣不得已則惟義山樊川二家寄託深厚猶風人之義也人第知讀義山籌筆驛七律而豈知讀小杜籌筆驛五律乎抑亦知讀義山有感五律乎右丞少陵之後可以遠問風雅遺蹤者惟此而已矣唐宋而後必不得已而欲及於五律則王半山略取數章東坡山谷尙甚少也放翁萬首中七律尙多五律之可讀者百之一二耳惟虞道園五律能追齊梁已上者尙或近之若必欲合賈長江姚武功之輩而收之則吾不知矣將謂欲備家數乎欲補遺乎實甚無所補益者也天地文明精粹之氣世運日推人才日啟而音聲節奏之長短高下漸推漸遠

故後世之爲七言者多於五言此亦不得不然之勢今時人之務爲七律者固其弊矣而救弊之法不在乎此欲救七言浮濫之弊則惟勸高才善學者先以治經爲本窮理養氣爲之根柢而旣言學詩則必上由三百篇積基漢魏精熟盛唐諸大家尤以杜詩爲古今上下萬法一源之處人惟內養充實則不醫病而病自去矣今欲矯時人之務七律者而專取五律又必專取中晚唐之五律而於晚唐中反刪去義山樊川且譏義山浮濫此正是以目皮相者而謂之論詩此何說哉

書詩鈔小傳後

歐陽鄭君方坤所爲詩鈔小傳凡百五人其於閩人不

專主林高十子之派而其於明季諸作者亦不能盡厭
除李何王李之餘習然其學富而閱歷深心平而識力
正無愧於英靈間氣之編已

國家百年以來作者正當極盛之時如江左山東山西
次第編其土風卽以梅會松陵宛陵亦各輯其篇什而
是鈔獨不專輯閩人之作揆其用意不肯以方隅限格
調爲尤足傳也昔江文通擬古而以河外江南關西鄴
下區別甘辛丹素之旨而所擬諸作則徑路分而原委
合是分軌卽通途也正惟不限方域不區流派而用心
更益精審也若諸家論詩或至崇玉溪之華而憾豫章
之質其甚者竟至見杜體之大而斥其開宋元之漸此

等歧說豈容涉吾几席爲其詩作傳卽是爲其人立傳
方欲闡發忠孝激揚人倫而出言可勿慎乎再以傳體
言則豈惟傳奇小說字句不可涉牽卽駢儷字句入於
傳中亦是明末人惡習然吾讀是編愛其大局服其公
論所憾者詩理之所以然未能以示後學而作傳詞句
其小焉者也

書固原新樂府後

固原新樂府者長洲張塤爲其兄吏目君作也吏目卒
於迪化塤哭之慟而先采固原事以代行狀者紀實也
先是固原之俗禱雨有於衆中突出至神祠裂面灼體
者則無不雨謂之馬甲有囚裂校出爲馬甲者君怒杖

之天乃大雨故作張打邪役持票提車馬君草之民立碑以頌故作破毒碑馬甲腳櫃皆其俗語也張打邪者人呼君也破毒碑者民題額也凡墳所述一如民自言君以州倅能罰知州幕客之子鑲以還人婦故作閻氏女君以鞠盜能釋之而得真盜故作趙秀才君以量移去是州也不知州之酒是歡而民酒歡故作別固原嗚呼此真樂府也矣其於固原若此則於迪化可知矣每憾爲誅述者泛舉不著痛癢之行誼而文章家又徒據撫史傳更立題目以系風雅讀此章者其知所觀感矣士生茲大法小廉之日宜念職無尊卑各殫心實力以任民事則豈其哭兄者之私言哉予昔題君兄弟對牀

風雨之圖其凭窻而頽然者吏目君也梧竹映蔚眉宇
藹然孰知臨事奮發彊毅斷金石而泣鬼神至於如此
君享年五十有四子三人弟塤與方綱同官祕閣又同
巷居故詳述之